



## 听秋

□张峪铭

倚窗独坐，秋风薄凉。将暗夜的一缕斑驳的灯光，映入我的面庞。

白天的一场雨，竟让窗外的蝉声又多了一点生命的忧伤。磨磨叽叽的，已跟不上大妈广场舞的音乐节奏，在路边的草丛下，哀唱季节的轮回、老去的时光。

江南的秋，有时不是看出来的，它需要听。听蝉声由急到徐，由强到弱，你知道秋由远而近，由近而远，像听人的跫音，从青年走到中年，又从中年走向时间深处。当然也可听风中的叶，那“扑扑啪啪”的皮实的声音，是饱汁的夏叶，相知相依。而叶子发出“哗哗啦啦”的声音，那才是干枯的秋意，相怜相惜。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”。那微黄干燥、生命只悬一丝游脉的秋叶，在秋风中的某个时刻，“叭”的一声成了最后绝响。在清冷小巷，在深许庭院，落地成伤。

秋是一个最让人感伤的季节。伤的一些生命的枯黄与飘零，感的是又有一些生命充实而饱满。如人之相遇，总有别离之苦，可一旦相识、相知，哪怕不能长相守，也能在生命寻到一份丰盈与感动，让人不得不珍惜。

《滕王阁序》中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就是唐王勃之秋。可这秋色，何不是暗蕴着一分忧伤与欢喜？七百里逆流行舟，运来风送滕王阁。洪都府满座皆惊，挥毫竟成绝唱文。这种欢喜生命能有几次？可王勃命途多舛，交趾探父，溺水而亡。让人感叹他从水中来而辉煌，又从水中去而悲怆。

难道硕果满枝，一定要秋叶坠落凋伤？深情厚谊，一定是楚苦弥漫心房？

是啊，一个季节酝酿着另一个季节，秋的萧瑟又怎能离开夏的热烈呢？那苦与辣、酸与甜本来就是生命的底色。否则哪有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的慨叹。人生中本来就有着一份青涩伴一份期望，一份收获伴一份忧伤……真实的生活不会是仓央嘉措的诗：什么都在那儿——不离不弃，不悲不喜。

其实江南的秋没有那么悲凉。它与夏就像一对情侣，相依相偎，难分难舍，当你感到一阵凉意时，不知时光如一个断崖，已跌进了冬季，白衣衫替代了鹅黄。鸽哨划过晴空，悠扬紫耳；白云藏进山岫，天朗地清。这样的秋日似乎并不多见，而习以为常的是“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”，一种朦胧之美演绎着江南秋的沉味。它不是郁达夫破壁上牵牛花的蓝朵，倒像林语堂手指间弹下的白烟灰，也如龙应台《目送》时的眼光。有些温度，有些淡然，也有些暖昧，有点凄惶。

但时光的利箭总将一切归于落寞。一层秋雨一层凉，一地落叶一地伤。华年易逝，姹紫嫣红将付与断壁残垣，刻骨铭心也要归于云淡风轻，繁华落尽只能留下满地凋零……

静坐秋夜里，独饮一杯岁月的淡茶，吹奏一曲季节的挽歌，仰首望西楼无声冷月，低眉听清秋亦美亦愁。

品咂秋味，人生一场。不是春光，胜似春光。

## 又到柿子满枝头

□赵年珍

时值金秋，又到柿子成熟的季节了。隔窗而望，小区绿化带内几株柿树果实累累，一群鸟儿整天叽叽喳喳，流连忘返，把我的思绪也带回到遥远的故乡。

在家乡的那幢老屋前，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。每到深秋时节，红彤彤的果实就挂满了枝头，引得过往村民啧啧称赞。母亲呢，总是微笑着拣熟一些的剪下几个送给他们，并叮嘱放软了才能吃，否则会“麻”的（生柿子有涩味，不能直接食用）。

乡村里，屋前屋后，橘树、柿树、枣树多得很，它们和故乡一望无际的稻田一样，把沉甸甸的果实晾晒在金秋的艳阳里。不同的是，橘子枣子往往是一边成熟一边就被摘下或解渴或充饥了。留在树上的，往往也成了小鸟们的口粮。远在异地的我们，是压根儿吃不上。柿子就不一样，红红黄黄地挂满枝头，看着虽是成熟了，骨子里却还是硬硬的、涩涩的。这种特性，无疑不能给路人解饥解渴，甚至不适合给小孩们解馋；却很适合装进纸箱，远邮千里，给异地的游子们解相思之愁。于是，每年十月份，我总会收到一个笨重的包裹，问也不用问，定是母亲寄过来的，是柿子，家门口那棵树上结的。

朋友笑问：麻不麻烦啊！宁波又不是没有。

是啊，哪能不麻烦呢？一个个摘下来，挑选没有外伤、软硬适宜的，剪平蒂部，一只只装箱码齐，间隙里再塞满谷壳，跟保护鸡蛋似的防摔防压。一切准备停当，还要专门到两公里外的镇上去邮寄，哪一样不费神费力啊。何况，还有那远远超出柿子本身价格的快递费呢。家乡的柿子们在飞越千山万水的过程中，真是身价倍增啊！

外人虽是不解，母亲却是年年乐此不疲，用她的话来讲：“我知道你们并不是一定要吃咱家树上的柿子，你们是想家了。”大字不识一筐的母亲说出这番话来，我的鼻头一时有些发酸。母亲想到“孩子想家”时，更多的怕是她惦念千里之外的儿女们吧。其实，儿女们自幼求学在外，工作后虽是忙碌，也还安稳自在，思乡情结倒未必像母亲想得那般严重呢。不过，在邮寄柿子这一点上，我和母亲竟是达成高度默契。我知道，在母亲看来，它是一份寄给孩子的浓浓思念；在我呢，它则是一份来自故园的长长牵挂……

每年收到柿子时，我都会把它们清点出来，分作几份：一份送给熟悉的邻里，一份带到单位和同事们分享，一份则留在家中慢慢品尝。

等待柿子慢慢熟透的过程需要一点点耐心。

我把柿子们整整齐齐地码在家里显眼而又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每天上班前摸一摸，下班后捏一捏。嗯，这个软了，明天可以吃啦；那个还有点硬，估计还要等两天哦。那份欢欣，真不亚于小时候馋嘴猫的心理。周末的午后，挑两个熟得恰到好处的柿子，揭开蒂部，吮吸着甜腻软滑的果肉，思绪也就飘回了千里之外的故乡……

故乡地处江汉平原腹地，一马平川，方圆百里不见一个山包。说也奇怪，没山的故乡，果树竟也少得可怜，屋前屋后，除了几株桑树、几棵桃树，就剩村头一株老柿子树了。儿时偏偏是零食稀缺的年代，那些果树便成了我们的惦记，树下更是我们的乐园。

五月桑葚紫了，一大早便有孩子哧溜溜爬上树，吃得满嘴乌黑；七月桃子熟了，暮色里还有孩子拿着长长的竹竿在枝叶间敲打，听得地上“咚咚”有声，便知道晚饭后的零食有了着落。柿子要十月才熟，而且并不能摘下就吃，得捂在米桶里，或者埋在河滩上的淤泥中，再耐心等上好几天，直到它变软变甜，才可以慢慢享用。但心急的我们往往等不到那一刻，就扒出来吃掉了，直吃得舌头发麻，好几天没有知觉。

母亲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屋前屋后种上了许多果树的呢？是我们长大了，纷纷离开家园之后么？大约是某个秋日，母亲想起我们小时候的馋样，又或者是她寂寞了，就在某个春季，种下一些果树苗儿，看它们慢慢长大，慢慢开花谢花试果（果树长大后第一年结的果子，称“试果”），三年五载之后的某个秋季，突然就把沉甸甸的果实挂得满枝满杈了。于是母亲就想起了她那外地工作的儿女们……在她心里，我们依然是儿时那副馋嘴的模样么？

又到柿子满枝头的季节了，我知道，过不了几天，一个沉甸甸的包裹，定会塞满甜蜜，跨越万水千山，送到我的眼前。

